

月光城·文学

安庆晚报

再到铜陵，是草木凋零天地否闭的季节，铜官山、凤凰山、包山这些古代矿冶遗址上，铜草花绽颜怒放，如同粉紫色云霞在旷野中绵延铺展，又如千万只软柄牙刷在风中齐齐摇曳，蜂蝶在花间自在飞舞觅食，时起时落，略带铜腥味道的奇异花香扑入鼻孔。

上有铜草花，下有铜矿石。自上古之世以来，这种学名海州香薷，俗名铜草、铜锈草、牙刷草的草本植物，就与铜相生相伴，找到它，就找到了铜矿。而铜是稀缺资源，在冷兵器时代，尤其是在新石器时代之后、铁器时代之前的青铜时代，掌握了足够多的铜，也就意味着掌握了锋利的战斗武器和先进的劳动工具，掌握了祭祀天地山川、日月星辰、与百鬼诸神沟通无碍的特殊权力，意味着拥有了王冠和权杖。“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。”祭祀所用的礼器，战争所用的兵器，无一不需要铜。帝王、诸侯、九卿、士大夫日常所用的食器、酒器、水器、炊器、乐器、车马、带钩、熏炉，升斗小民之家的日用器物譬如秤砣和镜子，以及钱币、度量衡器、玺印、兵符，也需要铜来铸造。铜之用，大矣哉！

清晨，太阳初露脸，江风吹人不寒，我穿行于铜陵的大街小巷，遇见众多青铜主题雕塑，《丰收门》《起舞》《商周青铜壁》《铜陵之音》《四喜铜娃》《山水之门》，一尊尊，一座座，无声诉说着铜陵古老而厚重的历史。在这个城市里，青铜元素无处不在，古迹、道路、桥梁、河流、建筑、商户、人家的命名与装饰，多与青铜相关，歇宿的酒店以铜雀台为名，连空气中都有铜的气息。尤其喜欢义安大道与石城路交汇处的那面《商周青铜壁》。洁白的照壁上，镶嵌着三尊巨大的青铜器，分别是商爵、周鼎和春秋鉴。虽是依照原器物按比例放大的高仿品，并非原物，一眼看过去，仍然气象雍容，古拙又高贵。商爵上的饕餮纹，周鼎上的云雷纹，春秋鉴上的龙耳鸟纹，璀璨又神秘。它们的真身，四十余年前出土于铜陵市郊以及西湖镇童墩村，如今收藏在铜陵博物馆里，年寿均在三千岁以上。人寿百年，纸寿千年，

铜寿则可至万年，几近于不朽。问世间，有几人几物可以与日月、山川、金石同存世，万载不磨灭？

铜陵，这个以铜为名、号为铜都的江边小城，商周时代就是铜矿开采、冶炼和青铜器铸造的重镇，汉代在此设立执掌铜矿采冶的官署，谓之铜官，唐宋时进入鼎盛时期，今天仍然是中国重要的铜工业基地。三千年里，铜陵见证了多少烽火狼烟、朝代更迭、部落聚散、民族分合？见证了多少文明与野蛮、先进与落后、正义与邪恶的生死缠斗？又见证了多少与青铜密切相关的马户又鸟牛马犬羊，多少贵族的豪奢和草根的痛楚？君不见李太白《秋浦歌十七首》说：“炉火照天地，红星乱紫烟。赧郎明月夜，歌曲动寒川。”盛唐时代铜官山的冶铜场面，多么盛大恢弘。君不见梅尧臣《铜坑》诗说：“碧矿不出土，青山凿不休。青山凿不休，坐令鬼神愁。”多少采铜人的血泪与汗水，在古铜陵的山谷中汇成了溪流。文明与野蛮，其实是相对的。

一如编钟、大鼎这些青铜重器，铜陵厚重而沧桑，深具历史感也富有现代性，令人景行行止。

我在铜陵博物馆大门前排徊多时，觉得自己来过这里。其实我是第一次来，此前在书籍中多次见过它的照片，印象很深。其建筑法天象地，方中嵌圆。圆者法天，是仿古风格，以铜陵出土的春秋兽耳鸟纹鉴为设计原型，貌似巨大的车轮，又像铜镜和算盘珠子，外墙裹以铜片，其色青中泛红，厚重而正大。方者象地，是现代风格，立面以白色为主色调，简洁、清新、轻盈而明朗。除了象征天圆地方，整个建筑还蕴含着器与范、以史为鉴的深层含义。我抚摸着青铜墙壁，试图拨动车轮，徒劳尔。这座颇具营造特色的建筑，我以为可以名之为《历史之轮》。

馆中皆吉金，眼里尽古器。吉金无言，却是无字大书，古器无语，风度雍容浑穆，见之眉低心止，生逸世心，助长考古癖。这些年走南走北，拜访过诸多博物馆，见识过不少古遗址和考古现场，也有意识地读过一些考古著作，读过《中国青铜图典》《故宫铜镜图典》《皖江铜文化》《楚国风俗志》之类的冷门书籍。常恨当初入错行，如果有机会重



月光城 散文

吉金

储劲松

新择业，我会毫不犹豫地放弃写作，背起洛阳铲、鹤嘴锄、探针、水平尺和帆布包，蓬头垢面，踏冰践泥，出入各遗址之间，当一个宿露餐风的考古人。对文明的起源与发展，对古人的生涯与遭际，对时间、历史、我们的来处与去向，我始终怀有浓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。吉金，这种高古华贵的金属，以及用它精心铸造的青铜器，尤其让我为之倾倒和着迷。

吉金，青铜也。纯铜与锌的合金为黄铜，与镍的合金为白铜，与锌和镍以外的其他元素比如锡、铅的合金为青铜。自商周以至宋元，书籍中说到的金、赐金、受金、吉金，大多并非黄金，而是指青铜。之所以谓之金，乃因青铜初出炉时为金色或玫瑰金色，金光灿灿，熠熠夺目，后来渐渐在时间中锈蚀为内敛而端重的青绿之色。吉，善也，吉祥也，坚结也。古人以祭祀为吉礼，故而称青铜礼器为吉金。后来又用吉金一词，统称钟鼎彝诸器，以及度量衡器、兵器、符玺、钱币、镜鉴等古铜器。

周代所铸青铜器，铭文中多见“吉金”二字。譬如楚国遗物《王孙遗者钟》，铭文说“择其吉金”。又常见“俘金”二字，譬如《过伯簋》，铭文说“过伯从王伐反荆，俘金，用作宗室宝尊彝。”大意是说，过伯跟随周昭王南征叛逆不臣的荆楚，掠夺他们的青铜资源，用来铸造周朝宗室的礼乐宝器。所谓俘金，意思就是掠夺青铜。西周王朝多次兴师讨伐淮夷和荆楚，臣服诸国、君临天下之外，还有一个重要的意图，就是从淮夷和楚国控制的长江中下游产铜地区掠夺珍贵的铜资源，打开南铜北进中原之路。《曾伯鞶》铭文中所说的“金道锡行”，就是指铜和锡的人贡、交易、掠夺道路。

在博物馆中留连多时，见到商代早期的饕餮纹鬲、兽面纹鬲、兽面纹爵，见到春秋时期的窃曲纹鼎、夔龙纹鼎、云雷纹鼎、弦纹鼓腹鼎、龙柄盃、甬钟诸重器。几年前在图典中曾经见过它们，记忆犹新，此番见到本尊，但觉铜绿斑斑驳驳，

气象庄严正大，宝气烨烨照人。古器有灵，能摄人心魂。可惜隔着玻璃，不能亲手一抚。

尤其喜欢馆中陈列的一组春秋时期的人面铜牌，玲珑、憨厚又神秘。据说上世纪末出土于铜陵市西湖镇朝山村时，本有七件，其中六件藏于铜陵博物馆，另一件藏于铜陵市义安区文物管理所。它们个头相当，通高十二厘米左右，五官甚清晰，发丝、眉毛、牙齿、鼻孔、脸上的纹饰，无一不活灵活现。人面造型接近写实，情态毕肖。或者龇牙咧嘴，顽皮戏谑，颇有喜感，如在欢会宴饮之中。或者圆睁大眼，紧闭双唇，一脸肃穆，如在郊天祭地的庄重场合。其中四件，额头上各有四缕卷曲纹，与卷发酷似，面颊和鼻子两侧有月牙形凹纹，鼻子上有花纹，眉毛又细又长，其中一件的右脸上还有蜥蜴纹饰。处在皖江地区中部的铜陵，在先秦时期曾经归属吴越。这组人面铜牌，从出土地点、存世年代、纹饰风格看，与古中原人有明显差异，有古吴越人“文身断发、错臂左衽”的鲜明特征。它们身上，有民族交往、交流和交融的印记。

看了又看，到底不敢多看，怕它们入我清宵梦里来也。它们或许是一家子，是父母兄弟姐妹，只是不理解为什么要分作两处收藏，人为离间古人骨肉。

出门时天色已晚，夕阳正好打在博物馆大门一侧的墙壁上。壁上青铜铸造的几组饕餮纹，抽象揣摩史前怪兽，巨眼阔嘴，尖爪獠牙，凶猛甚也诡异甚，似欲从墙上一跃而下，攫人而食之。据说，四千七百年前，黄帝部族与炎帝部族联手，大战蚩尤部族于涿鹿之野，蚩尤大败，头颅被斩，落地化为饕餮。又据说，饕餮、混沌、穷奇、檮杌为上古四凶，残害人民，作恶多端，大舜以凶制凶，将他们流放到四方边地，以抵御魑魅魍魉，也即鬼方诸国。饕餮身如牛人，面目在腋下，最为贪婪好吃，不仅吞人食兽，连自己的手足、躯干、骨头、肚肠、血液也吃尽喝光。

它们是活的。我的心怦怦跳，腿有些软。